

# 太清宫的李子熟了

■侯钦民

那日，父亲节。我和好友明言、关键、姚辉一行五人到老子故里鹿邑太清宫景区旅游。

太清宫位于鹿邑县城东十里的太清宫集，是伟大的思想家、哲学家老子的诞生地。据史书记载，东汉延熹八年（公元165年），桓帝刘志派中常侍管霸前来创建，始名老子庙。唐祖武德三年（公元620年），李渊为了便于对天下的统治，抬高家族地位，就听从吉善行的建议，认老子为祖宗，派人在汉老子庙的基础上予以扩建，规模如京城王宫，作为皇室家庙。

我和明言、关键、姚辉等一行，前去拜祭老子。我们是一身轻，可关键带着调皮爱动的儿子，得随时随地招呼着。景区负责人于钦友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他让我们按照程序拜祭了老子，又向我们讲解了关于老子的神话传说。他说，老子，姓李名耳，字伯阳，谥曰聃，约生活在春秋末年也就是公元前580年~

500年。《史记》载“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。在过去的那一年那一日，有一理氏在村头河边洗衣服，忽见上游飘下一个黄澄澄的李子。理氏忙用树枝将这个拳头大小的李子捞了上来。中午，理氏又热又渴，便将李子吃下。从此，理氏怀了身孕，足足怀了81年，生下一个男孩。这男孩一生下就白眉白发，白白的大络腮胡子。因此，理氏给他取名“老子”。老子生下来就会说话，他指着院子中的一棵李子树，说‘李就是我的姓’……”

我们欲听其下文，于主任却戛然而止。

我们不饶，让他讲下文。于主任说：“走，咱们先到景区的另一个地方看看！”

出了门，一辆旅游车在门口等着。谁知道于主任怎么想的呢，我们只有客随主便。

旅游车把我们拉到景区东北角，于主任指着左边的果园说：“到

了！”然后递给我们一人一个塑料袋，“你们可以边摘边品尝！”

眼前是硕果累累的李树。李树上挂满了果子，有的树枝因不堪负重断了，抛落了满地的李子。

于主任说：“红得发紫的现在吃，要想放几天你就摘白里透着红的。”

最欢喜的是关键的儿子，张开双臂“嗷嗷”着往李树下钻，看到满地掉落的李子，捡起来就往嘴里塞，边吃边说：“爸爸，真甜！爸爸，真甜！”“注意卫生！”我忙说。

于主任说：“没事，咱这是绿色食品！”

我们都笑了！

于主任送我们上车回去的时候说，这就是当年老子“指李为姓”的李子树。

我想，明年的这个时候，不管他们几个还来不来，我还是得来的。太清宫的李子永远欢迎远方的朋友来品尝呀！

# 歌唱老去的青春

■常全欣



朵永远不凋零的花”。

李秦唱了一曲《朋友别哭》。“朋友别哭，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，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，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”，李秦唱得很激动，拿起酒瓶与我们一一碰杯。我们不禁扪心自问，曾经的朋友很多很多，如今，为什么知心的却越来越少呢？

“唱首新歌吧，看看我们唱的，都是老一代人唱的歌了”。突然发现，我们的歌真的老了。是呀，这些我们年轻时流行的歌，已经成了一种岁月的标记，成为了我们那一代人一去不复返的青春象征。

张哥说，不是歌老了，而是我们人老了。一句话说得我们沉默许久。看看坐在身边的哥们，曾经的年少轻狂，早已荡然无存；曾经的花样年华，早已悄然逝去。然而，在我们转身回望走过的路时，除了一颗为了生活奔波着的疲惫的心，竟没有发现半点浪花和痕迹。我们固执地在老歌中徘徊。

“生活像一把无情刻刀，改变了我们模样；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，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，只剩下麻木的我，没有了当年的热血”，让《老男孩》作为我们的结束曲吧，一句句歌词揉搓着我们的心，大家起身，干了酒杯……

从歌厅里出来，城市早已入睡。那夜，我们在一起，叙说着各自的家庭、生活和工作，大家好像都不愿意睡去。或许，因为害怕在漫漫黑夜里，会做起回到青春年少的美梦，更怕从梦中醒来，变得头涔涔而泪潸潸了……

多年未见的好友，“五一”假期，难得小聚，晚饭后，我们相约去K歌。

打开啤酒，打开麦克风，打开嗓子，久违的歌声回荡起来。李哥唱了第一曲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。上学时就爱唱歌的他，一直把这首歌作为他的保留曲目。众口称赞李哥歌声不减当年。

第二曲，张哥唱起了苏芮的《酒干倘卖无》：“多么熟悉的声音，陪着我多少年风和雨。”这部台湾电影《搭错车》的插曲，张哥唱得神情陶醉。

“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，像父亲的责骂，母亲的哭泣，永远难忘记”，做杂志编辑的吴哥唱起了《水手》。郑智化这位有个性、有才华的台湾歌手，曾是我们共同的偶像。

“我唱首《爱的代价》吧。”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曲，一直喜欢第一句歌词“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”，谁年少时没有梦想呀。现在想想，我们的梦想实现了吗？是不是在继续为那份梦想而执着地努力着，还是那个梦想已破碎在生活的琐碎里？可叹变化无常的沧桑世事，使得多少少年的梦仅仅像

# 喝糖茶

■李自强

黄昏时分，外甥女敲门来访。是姐姐托她给我捎来了几斤白糖。

夕阳下，小小的糖粒晶莹透明，想象着送进口中一粒，甜润心脾，满嘴芬芳。

远处，田野传来轰隆隆的收割机声响。一望无垠的麦田里，金黄色的麦穗沉甸甸的。农民们如火如荼的收麦景象撞开了我记忆的闸门，往昔像电影一样清晰地浮现脑海……

鸡儿刚叫头遍，夜空星月辉映。清凉的夏风已把爹娘从梦中唤醒。“该下地收麦了。”爹一边说一边穿上汗衫，冲睡在其他房间的姐姐们喊道：“起床下地喽——”

爹在院子里磨镰，“刺——刺——”，镰刀在磨刀石上火星迸溅。惊得梦中的一对斑鸠睁开惺忪的眼，慌里慌张扇动翅膀“咕咕”叫着逃了。

全家人收拾停当，便一起向麦地进发。薄雾缭绕，露水打湿了裤管。

密密匝匝的麦秆挤满了麦田，饱满的麦粒在金色麦衣里好像迫不及待地跳出来。爹搓了一把麦粒，放进口

里咀嚼，刻满皱纹的脸上溢出了喜色。他挥了一下手，像指挥官下达命令一样说：“开割！”

“刺啦——刺啦——”镰刀在飞快地舞动，小麦一排排倒下，发出轻盈的呻吟声。

天亮了，阳光升起来了，白亮亮的麦芒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目的光芒。

太阳逐渐毒烈，割麦的人儿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。爹吆喝姐姐们到地头吃饭。娘早就准备了鸡蛋油馍。我和妹妹也光着小脚从家里掂来了白糖沏的茶水。喝一口，那个甜呀，爽口润肺，解渴舒心。我们用一根麦秸插入茶罐里，大大深吸一口，那个得劲儿，没法说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家里穷，物资匮乏，商品限量，家里很少买糖。每年逢收麦，娘都想办法买回一斤糖沏茶。爹娘不舍得喝，贪嘴的我和妹妹趁此机会喝个痛快。想起这些，泪水无声濡湿了眼睛。远在天堂的爹娘是否又把我想起？

晶莹闪亮的糖粒，浸润了我童年的岁月，让我感受到了爹娘的“甜心”。

# 妈妈是我心中的歌

■马赛

爱情需要执着的追求，有一种爱，不需要你去追求；友情需要时间来培养，有一种情却不需要培养，这就是早已融入我们骨血之中的亲情。如果要这份情与爱追根溯源，那当年把这份情与爱，融入我们骨血之中的人，正是我们的母亲。

母亲甜甜的乳汁谁能忘怀，母亲暖暖的怀抱谁不感慨，天下纵有万般情意，最最动人的还属母爱。

古往今来，看天地悠悠，不变的是妈妈对儿女的嘱托，寻遍千山万水，最无私、最真诚的是妈妈对儿女的爱。

小时候常常拽住妈妈的手中线，看着妈妈缝出月色的美丽、日出的晨曦。小时候穿着妈妈做的身上衣，衣裳印染着妈妈勤劳的汗水、俭朴的品格。妈妈从不要求我们回报什么，儿女的幸福才是她最大的快乐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歌，那是一生一世永远唱不完的歌。

妈妈是我心中的一首歌。妈妈永远是那首我心中那首不忘的歌。

《百姓写手》稿件请投至电子邮箱：zkwbx@163.com

# 西瓜皮炖鸡

■吴飞燕

那日文友聚会，吃饭时上了一个白色的瓷盘，那瓷盘精致漂亮，盛装着晶莹剔透的西瓜皮，搭配着诱人的鸡块，让人垂涎欲滴。赶紧夹一块西瓜皮放在嘴里，脆脆的，满口生津。一盘西瓜皮炖小鸡，使我想起了童年。三十年前，家里穷，吃面都困难，就甭提吃菜了，西瓜皮便给我们提供了廉价可口的饭菜。

我家在城郊，距集市较近，在最艰难的时候，我们兄弟姐妹就去集市拣拾人家吃剩的西瓜皮。大厚瓜皮，把里层的红瓤去掉，再把外层的青皮削掉，只要中间的二层瓜皮，那瓜皮白亮亮的，晶莹剔透。母亲从菜地里摘些新鲜的小葱，用热猪油炸姜丝、葱花，把西瓜皮切成丁，与番茄一起放在锅里炒。炒好后，我们每人盛一碗，就着玉米馍吃。后来，家里宽裕了一些，母亲将西瓜皮和豆腐一起炖，更美味了。

再后来，我们家富裕了，父母经常买西瓜吃。大多数人挑选西瓜时，都爱

买薄皮的，而我母亲就喜欢买厚皮瓜。母亲切开西瓜，鲜红的瓜瓤用刀切下来，削去外层的青皮。红瓤切成块状，装在盘子里，放上白糖；外面的硬皮削掉，拿去喂猪。将中间的青白皮切成块状，然后把家里的鸡宰杀一只，大锅烧热，先放上猪油把鸡丁煸炒一下，再放入葱段、姜块、茴香、花椒等调料煸炒，然后添上清水炖。炖至七成熟，把西瓜皮朝锅里一放，放上几个番茄，盖上锅盖，再炖一会儿，西瓜皮的清香伴随着肉香，便扑鼻而来。

等到母亲盛起一碗时，我们这些孩子就围上去，争抢着要吃。母亲笑着说：“不用争，不用抢，每人都有份。”接过母亲递给我的一碗，那白的是西瓜皮，红的是番茄，黄的是鸡丁，馋得我口水都出来了。

没有想到，本该丢弃的东西，如今也成了桌上佳肴。吃着酒店的西瓜皮，想到儿时吃西瓜皮的快乐，感想颇多。

## 电视文学剧本·连载

# 布衣将军

(节选)

策划：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  
文学统筹：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：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  
撰稿：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撰稿：梁祖文

5.刑场上。  
敌人把三人五花大绑，带出了牢房，来到了刑场。

全副武装的敌兵站成一排，把三人带到了前边。

三人看了敌人一眼，猛然高呼：打倒背信弃义的胡瑞甫！共产党万岁！

一个小头目模样的敌兵走了过

来，喝道：喊什么呀喊！来人！按照原计划行动！

三人挺胸昂头，向前走了十几步停了下来，回过回头看看，敌人没有开枪；三人又向前走了几步，回过回头，敌人还没有开枪；又走了几步，敌人还没有开枪。

史文焕低声说道：王书记，敌人玩的是什么花招啊？

王其梅：是啊，我也不知道是哪回事儿！

这时，走上来三个敌兵，解开了三人身上的绳子；走吧，史区长！

史文焕疑惑：叫我们上哪儿去？

敌兵头目：上哪儿去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你就跟着走吧！

6.扶沟县城东罗敷庙村。  
罗敷庙村前一片空地上，魏凤楼带着李子木等人，押着胡新林，站立在凛冽的寒风中。

胡瑞甫带着一干人马，押解着王其梅等三人，走进了罗敷庙村。

看到胡瑞甫，魏凤楼示意李子木让战士把枪都放下来。

胡瑞甫一看见魏凤楼，立即喊道：老县长，你好啊！

胡瑞甫笑容可掬地走了过去，伸出手来，要和魏凤楼握手。

魏凤楼厌恶地看了他一眼，把手插进了衣服兜里；胡大县长，当年扶沟一别，转眼就是八年，想不到新老两个县长，竟然在这种场合见面吧？

胡瑞甫尴尬地缩回伸出的右手：

是啊，是啊，也算是一种缘分吧！

魏凤楼：姓胡的，不是我魏凤楼不跟你握手，而是你太不仁义了！你为啥要破坏这个协定，搞突然袭击？

胡瑞甫：这还不是各为其主啊！

魏凤楼：《双十协定》，是你们蒋委员长亲自签了字的。你作为国民党的一员，破坏你们委员长签订的协定，对你们党国是忠还是不忠，你自己说！

胡瑞甫的气势一下子落了下来：这……这……

魏凤楼：念在当年同事一场，不想和你动干戈，就给你写信，让你放人。你不但放人，将我的信撕碎，还要抓我魏凤楼。对我这个老同志，你这样做，是仁义还是不仁义，你自己说！

胡瑞甫：老县长，这个就不说了吧，你的人我毫无无损地给带来了，你也把我的儿子还给我吧！

胡瑞甫回过头来，对小头目说道：把史区长和王教员带上来，还给魏县长！

魏凤楼：子木同志，把胡新林也

还给他们！

双方交换人员。  
胡瑞甫一把拉住胡新林：儿啊，你受苦了！

胡新林：爹，老县长待我很好，没打过一下，没骂过一声，吃的住的也很周到。我说爹啊，你们不要再打了好不好？

魏凤楼上前拉住王其梅的手：王政委，您受惊了！

王其梅：老魏啊，国民党北平的草台子大狱我都坐过了，这不算什么！

胡瑞甫一听：你就是王其梅？

魏凤楼：我说你姓胡的瞎了眼不是，他就是我的老领导、老红军王其梅政委！

胡瑞甫：早知道是你，我还不和你们交换呢！

王其梅：后悔也不晚，我现在就跟你回到扶沟监狱去，叫你的儿子……

胡新林惊慌地说：爹，我不留下！我不留下！ (107) 待续